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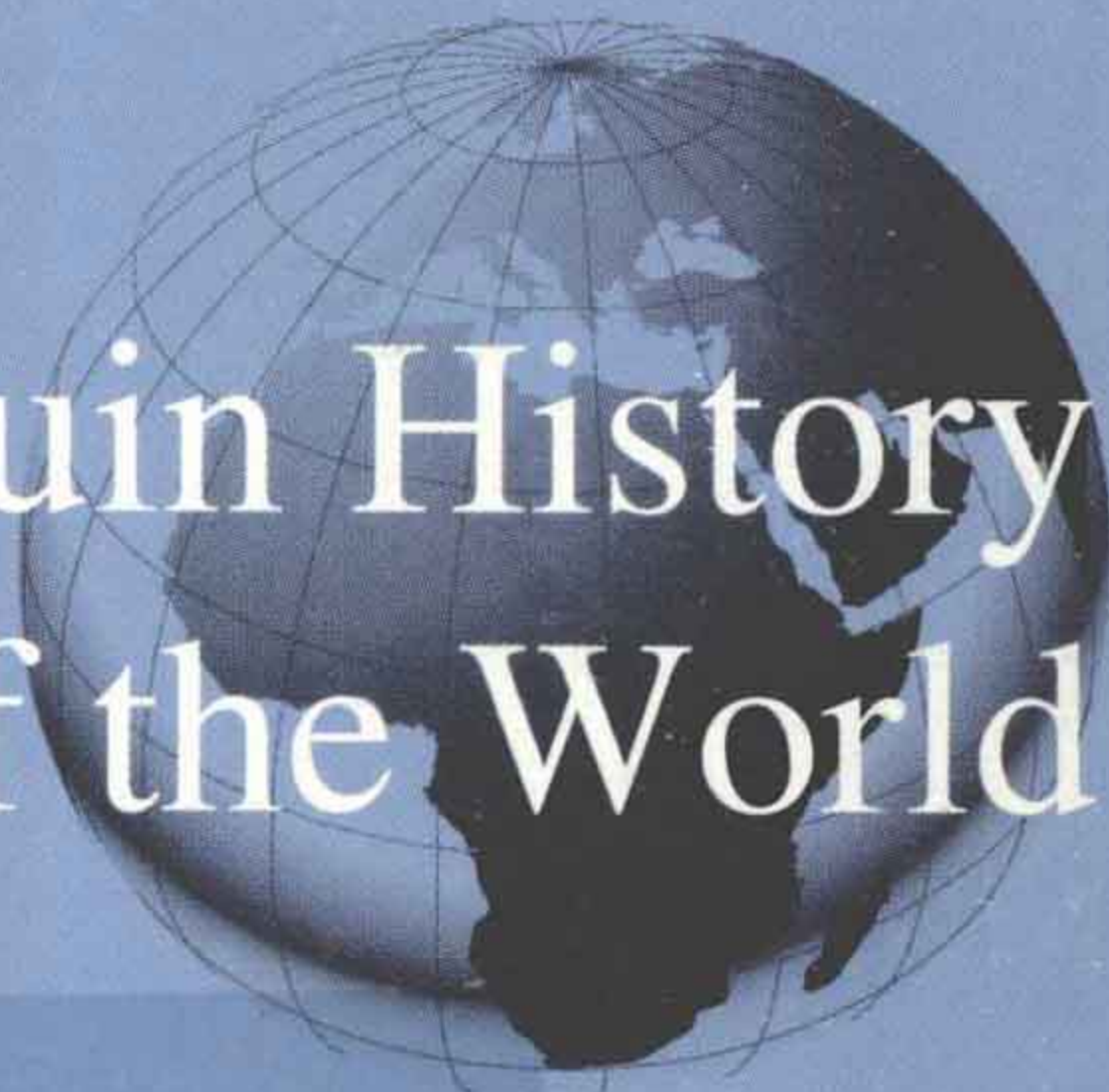
doc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上册

全球史

J.M.罗伯茨 著 陈恒 黄公夏 黎海波等 译

The New Penguin History
of the World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The New Penguin History
of the World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上册

全球史

J.M.罗伯茨 著 陈恒 黄公夏 黎海波 等译

The New Penguin History
of the World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 - 2009 - 732 号

The New Penguin History of the World, by J. M. Roberts.
Copyright© J. M. Roberts, 1976, 1980, 1984, 1987, 1988, 1992, 1997, 2002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9 by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China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史 / (英) 罗伯茨著; 陈恒等译.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 8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 7 - 5473 - 0611 - 6

I. ①全… II. ①罗… ②陈… III. ①世界史—历史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4242 号

责任编辑：欧阳敏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 - 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85.5
字 数：1170 千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611 - 6
定 价：150.00 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第五版序言

本书第一版发行于 1976 年,到现在已经是第五版了。目前已经有一些译本,它们的内容有时候会根据出版商的要求对英文原稿做一些微小改动。我认为现在不太可能有时间让我为读者提供另一个版本,因为经过全面审查,我发现这会是一项工程浩大的改动。但在一篇新序言里说明我尝试着重新作一些解释,以及为什么这是一个明智之举的原因,可能对大家是有帮助的。至少,我觉得我应该表明,在过去二十五年间发生的事件,是否促使我改变了当初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着手写作这本书时所持的观点和目的。

我最近经常听到人说,2001 年 9 月 11 日让世界史上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但我认为,根据我下面将简要说明的原因,以及某些从一开始就指引我的观念,这种观点非常有误导性,仅在某种很有限的意义上才是真实的。然而,为何一个新版本看起来是必须的呢?其首要原因就是,超过十年以上,世界历史就会通过并且持续通过最新的例子重演:一个充斥着暴力事件和千变万化的时代。这个混乱而又令人激动的时期的开始,已经成为本书最近第三版的主题,但是假如需要采纳新观点的话,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事件本身就有值得更进一步思考的必要,这种思考也包含最新的事实。

我担心这会使这本书的内容大大增加,但事实上没有。细节和风格的改变是需要的,但是重新调整和改造的只有本书的最后章节。论述侧重点的改变当然也是需要的。在最新版本中会增加一些内容:关于最近妇女地位的改变、环境问题、新的体系和设想、对旧体系的质疑,以及国际秩序常规和非常规基础的改变(这些主题在近代史中是最醒目的,而我对于这些主题的看法大多已经在我在1999年出版的《企鹅二十世纪世界史》中表明了)。但是这些都不表明我一贯的立场和观点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些仍可用我之前和最初常用的观点来加以总结。

或许从一开始,我的主要目标群体就是非专业读者,想呈现并唤起他/她去思考历史的厚重感,和历史惯性在这个世界中的重要性。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常常被鼓舞着去思考我们是否能够掌控历史。然而,塑造了诸如现代美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思考及行为方式的历史驱动力,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作用了数个世纪。遥远的历史仍然在打乱我们的生活,甚至可能一些发生在史前时代的事情也仍在产生影响。然而,在这种驱动力和人类所具有的引发变迁的独特力量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只是最近(这至多也就是几个世纪),构成这本书大部分主题的长达六千年的漫长文明,才逐渐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具有制造变化的力量。而且,对技术进步的热情现在看来是普遍的。即使最近确实有一些条件试图缓和这种热情,但现在普遍存在的看法是,大部分问题能够并将会通过人力来解决。

因为惯性和革新两种现象都将继续操纵着所有人类的发展,所以我仍然认为(就如本书第一版中提到的),我们将会不断发现,发生的事情或多或少都会出乎我们的预料。对当代或最近发生的重要事件做判断时,我们应牢记这个观点。我也仍倾向于相信,这样的判断将一直较多地受到性情的影响,我们天生的乐观或者悲观情绪都将会影响到任何一种预测。即使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历史事实,但根据历史提供的那些事实也只能得出关于未来的很概化的叙述。从这本书的最近一版开始,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情感上的细微转变。我现在预感到,我的孩子

们将来不大可能会生活在我曾经熟悉的、令人愉快的世界里,因为无论在何处,人类生活的重大调整都必然超过我曾经设想的情况。但我不会宣称我先知。历史从来不会被预言。

之前我以大篇幅阐述的内容现在就不需要进一步详细说明了。然而,对于这本书的新读者来说,如果我再次说明体现本书内容和布局的一般方法还是有用的。我争取从读者能领悟的地方开篇直言。一般的影响因素有着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不仅仅是再次收集传统意义上的重要主题。我希望避免罗列细节,取而代之的是从影响大多数人类的主要历史进程(它们给后世留下了大量遗产)入手,同时展示它们之间的对比和相互关系。我没有试图去写各个主要国家的连续历史或者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我相信,若要事无巨细地记录过去的史实,那应该去编百科全书。

我试图强调这些主要影响的重要性,同时这就意味着在篇幅分配上,年代和地域是不平衡的。虽然我们仍旧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和研究尤卡坦迷人的土地,思考津巴布韦遗址或者遐想复活节岛上的神秘雕像,虽然产生出这些事物的各个社会的知识均具有内在的价值,但它们对于世界历史来说仍旧是边缘问题。即使是拥有如此广大区域的非洲,或哥伦布发现之前的美洲的早期历史,在本书的描绘中都是轻轻带过的,因为在这些地方,从远古时期直至欧洲人到来,在这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对世界的影响不大,远不及产生了佛陀、希伯来先知和基督教、柏拉图和孔子等的那些文化传统具有的世界影响力。这些传统存活了几个世纪,并且给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力还会继续下去。

我也试着不去多写那些材料特别丰富的主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掌握关于世界历史的所有相关文献材料。我力图强调那些看起来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事情。因此,不论路易十四是法国和欧洲历史上多么杰出的人物,他都可以比中国的辛亥革命更简略地跳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努力识别有用的东西显得更加重要,而不要因为一些事件出现在当天的新闻里就认为它才重要。

我们总能获得对事件意义的新解释。例如,许多人最近常听到文明之间的冲突,认定它们将要进行或者正在进程中。显然,最近几十年人们重新认识到伊斯兰世界的独特性,而它制造出的新兴奋点也大大影响了这种断言。我已按我的逻辑提出了拒绝这种观点(至少是它们大多数不合格的表述)的理由,它们的论据不够充分恰当,而且显得过分悲观。但显然没人能够否认,在被我们泛泛称作“西方”的国家和很多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在最近的几个世纪,出于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意图,有时候甚至是意外的,来自西方干扰影响的长远作用已经妨碍和困扰了许多传统,伊斯兰只不过是这些传统中的一个(全球化的概念并不是近年来仅仅在措辞上被强调的)。当然,这个进程开始于欧洲人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给予欧洲的演变以及直到1945年它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以足够的论述空间。

毫无疑问,这样的强调体现了我自己的历史传承和文化背景产生的最根本冲动。我不应但却势必以一个年长的英国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身份来书写。如果那被看成一个严重缺点需要克服的话,就应该寻找其他途径。但读者在做出评价之前也应该用相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我仍然希望我的努力能把一些也许我太容易想当然的东西传达出来,帮助人们理解博学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提出的历史是“不同于所有国家的组合历史”的观点,同时表明决定它结构的伟大文化传统的丰富和多样性。

在前几版前言里,我已经对很多曾在早期工作阶段给予我多方面帮助的朋友和同事们提出感谢。我将永远感激他们,但因为他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录下来,所以我不想在此再重复他们的名字。但我必须再增加上巴里·坎利夫教授(Barry Cunliffe)的名字,在这版中他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我向他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我也要感谢这些年持续给我来信的读者们,他们给我提供了具体的意见、建议、责问和鼓励。由于人数众多,我无法在这里一一留下他们的名字。但这些朋友和评论家都不需要对听从他的建议而做出的修改承担任何责任,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任何我所书写的事情受指责,因为它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

最后,虽然这个问题有些私人,但我觉得必须予以指出。我修订工作的最后阶段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实行的,但当时因为突如其来的健康问题迫使我必须频繁出入医院,计划和安排被打破。相当明显的是,这对其他人造成的巨大压力远大于对我本人。很明显,这其中最受累的是我在企鹅出版社的编辑西蒙·温德(Simon Winder)。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他继续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并且一如既往地给予我鼓励。在此我难以用言语来感激他给予的信任和帮助,我向他表示特别的感谢。

但是,在这几个月里,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家人,他们给我照顾、关爱和支持,我的孩子有时会越洋飞来看望我。在我的家人中,我必须首先提到我的妻子,她一直致力于本书的早期编辑工作。这是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她的时候。除了她给我的鼓励和意见,以及对我的决定和品位的影响,我现在还必须认识到将近四十年来她对我的事业和我们的孩子的奉献。现在她又为自己增加了一项全职护士的工作。我欠她的最多,我希望她能在本书中找到我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证据。

2002年3月于提姆伍德(Timwood)

自约翰·罗伯茨去世后,我在得到企鹅出版社作者之家的认同之后,尝试着根据2001年以来的事件更新这本书。我通过修订和扩展出本书的第八卷来实现这个目的,因此它既包含了长期趋势,也包含了从新千年开始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变得显而易见的特殊进程。本书第五版的其他部分仍然是约翰·罗伯茨生前完成的。

维斯塔德教授(O. A. Westad),2007年7月

作者介绍

罗伯茨(J. M. Roberts)生于英国巴斯市(Bath),并先后在陶顿中学(Taunton School)和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Keble College)学习。服完兵役之后,他于1950年回到牛津大学,并在1951年成为莫德林学院(Magdalen)的一员。1953年,罗伯茨以联邦基金研究员的身份前往美国,这是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第一次访问美国,此后他还将多次造访这个国家。在美期间,他先后担任过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研究员(1960),以及南卡罗莱纳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等多个职务。罗伯茨从1953至1979年是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研究员和导师。从1979至1985年,他担任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副校长。后来,在1985年,他回到默顿学院担任院长,直到1994年退休。1996年,他因“在教育与历史领域的贡献”而荣膺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罗伯茨编撰了畅销丛书《珀内尔二十世纪历史》。从1967至1976年,他一直是《英国历史评论》的合作编辑。他也是《1880—1945年的欧洲史》、《秘密社会中的神话》、《右派巴黎公社》、《革命时代和改良》、《法国大革命》等书的作者,“新牛津英国史”、“简明牛津现代史”丛书的总编。1985年,BBC二台播放了罗伯茨创作与朗诵的13个历史系列节目“西方的胜利”;几年后,出版了同名著作。罗伯茨也是最近BBC制作非常成功的电视节目“人民的世纪”的历史顾问。

罗伯茨也是《企鹅欧洲史》和《企鹅二十世纪世界史》的作者,他于2003年5月去世。

欧德·阿尼尔·维斯塔德(Odd Arne Westad)是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教授。他最新出版的一本书是《全球冷战史》。该书获得班克罗夫特奖。

第五版序言 / 1

作者介绍 / 1

第一卷 史前史——开端 / 1

一、人类起源的基础 / 5

二、智人 / 21

三、文明的可能 / 32

第二卷 最初的文明 / 43

导论 / 45

一、早期的文明生活 / 47

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 55

三、古代埃及 / 74

四、闯入者与侵略者：古代近东的黑暗时代 / 97

五、东亚文明的开端 / 131

六、古代其他地区 / 160

七、古代世界的终结 / 171

第三卷 古典时期的地中海 / 179

导论 / 181

一、一个世界的起源 / 182

二、希腊人 / 186

三、希腊文明 / 204

四、希腊化世界 / 229

- 五、罗马 / 246
- 六、罗马的成就 / 266
- 七、犹太人和基督教的来临 / 282
- 八、古典西方的衰落 / 299
- 九、未来的因素 / 326

第四卷 传统分化的时代 / 343

- 导论 / 345
- 一、伊斯兰教与近东的复兴 / 347
- 二、阿拉伯帝国 / 364
- 三、拜占庭及其势力范围 / 377
- 四、逐鹿近东 / 406
- 五、欧洲的形成 / 431
- 六、印度 / 465
- 七、中华帝国 / 489
- 八、日本 / 512
- 九、远方的世界 / 524
- 十、欧洲：变革初现 / 537
- 十一、新疆界、新天地 / 577

第五卷 欧洲时代的形成 / 603

- 导论 / 605
- 一、新型社会：早期近代欧洲 / 607
- 二、当权者和挑战者 / 629
- 三、列强争霸的新世界 / 660
- 四、欧洲人涌向世界 / 694
- 五、世界史新篇章 / 722
- 六、新旧理念 / 740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第六卷 大加速时代 / 763

导论 / 765

一、长期变化 / 767

二、革命时代的政治变迁 / 788

三、政治变革下的新欧洲 / 814

四、政治变革：盎格鲁-撒克逊世界 / 838

五、欧洲称霸世界 / 860

六、欧洲帝国主义和帝国统治 / 885

七、亚洲对欧化世界的回应 / 904

第七卷 欧洲时代的终结 / 935

导论 / 937

一、体系内的压力 / 939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 960

三、新亚洲的形成 / 993

四、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和西方的伊斯兰地区 / 1009

五、第二次世界大战 / 1023

六、一个新世界的形成 / 1047

第八卷 新纪元 / 1071

一、概观 / 1076

二、世界新秩序 / 1119

三、破碎的必然 / 1170

四、一个时代的终结 / 1204

五、开始与终结 / 1227

索引 / 1266

译后记 / 1346

第一卷

史前史——开端

历史起于何时？这就好比在回答“太初”是什么。然而，答案再清楚不过了：你会很快发现，解答这样的问题是在枉费心神。正如一位瑞士史学巨匠在另外相关的问题中指出的那样：历史这门学问，你无法找到其发轫处。我们可以沿着人类一路走来的痕迹，重返脊椎动物出现，甚至生命起始——光合细胞以及其他原始生命结构诞生的时代。我们还可以追溯得更远，回到那个经历一番近乎不可思议的剧变后地球形成的年代；或者，再远一些，回到宇宙起源的那一刻。然而，这些东西都不能算作“历史”。

历史讲述的是人类的故事，包括了人类的作为、苦难和欢乐——这种说法可能更易为人接受。我们很清楚，惟独人类拥有历史，猫狗没有。尽管历史学家会对不受人类支配的自然进程如气候起伏、疾病传播等予以描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人类会以这样一些方式生活（和死亡），而不是以另外一些方式生活（或死亡）。

这就意味着我们只需要弄明白，始祖人类究竟在什么时候走出了远古影幕的笼罩。但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当年人类迈出混沌的那一步。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生物进化到了何种程度才能界定为“人”。大多数人试图以外观特征为基准判断某种生物是否是“人类”，以此进行定义。不过，这种方法最终被证明是众人的主观臆断，很难经得起推敲。如在“猿人”、“缺失环节”等问题上就曾出现过长期争论。就好像运用生理学的检测方法仅能帮助我们得到相关数据分析一样，这无法确定什么是“人类”、什么不是“人类”。“什么是人类”这个命题存有争议在所难免。曾有人指出，人类的独特性在于语言。不过，其他灵长类动物却拥有与我们相似的发声系统。这套系统同样可以发出信号之类的声音。那么，这些声音信号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才会变成语言？还有一种定义方法也很著名：人类是工具制造者。约

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就曾引用该观点来嘲笑博斯韦尔(Boswell)。此事过后很久,随着人类认知的进步,这种阐释人类独特性的说法才遭到了与前一种假说相同的质疑。

2 人类种群确凿无疑、清晰可辨的独特性并非在于拥有特定的能力或生理表征,而是要看依靠这些能力与表征创造出来的业绩。这才能称作人类的历史。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伟业,是因为人类拥有傲视世间万类、出类拔萃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以及逐步引发变化的能力。动物有着各自的生存方式,其中有一些相当复杂,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文化”,但只有人类的文化呈现了进步态势。在人类文化中,蕴含着理智的抉择和挑选;此外,人类文化也承受住了突发状况以及来自自然的压力,那些人类求索而获的重要知识和经验亦得到了积累。基于以上几点,人类文化才得到了不断发展。人类的基因和行为代代相传、不断积累,终于有一天,人类作出了理智的抉择。正是在那一刻,人类第一次突破了自然的束缚,开始主导环境,人类的历史也就此开始。当然,人类从来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总是受到一定因素的制约。现在,这些限制因素非常多,在各方面起作用。然而,这些制约的威力一度很集中,因此,我们无法确定人类进化到何时才摆脱了听天由命的境地。长久以来,可能是囿于佐证之物的零星不全,或是由于我们不能完全认定应探寻的对象,人类的起源只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故事。

一、人类起源的基础

历史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前人类时代。那个时代实在太遥远了，因此，我们无法确知是在多久以前（虽然这很重要）。若将纪元体系中的一个世纪视作记录时间流逝的“大钟”上的1分钟，那么，欧洲白人开始殖民美洲不过是约5分钟之前的事。而基督教的出现，亦不过是在这5分钟之前还不到15分钟的事。至于人类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定居，随后演化出为我们所知的最古老文明，也好像是一个钟头多一点之前的事。然而，这已经大大超越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边缘；参照我们设定的时钟，人类开始记录过去，不过是在不超过1个钟头里发生的故事。依据上述的时刻表，在大约6至7小时或更为遥远的时间之前，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欧地区已出现第一批可识别的人类，具有现代人类的生理特征。而在2到3周之前，具有部分人类表征的生物留下了足迹。人类就是这种生物进化而来的吗？这个问题依旧在争论中。

为了弄明白人类的起源，我们究竟需要深入漫长的黑暗时代多远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简单地把那段宽泛、漫长的时光视作短暂的一瞬。在这段时光里，发生了太多的事。对此，我们虽无法作出分毫不差的描述，但这些事确实决定了后世的发展方向。我们知道，早在450万年前，一批具备人类基本特征的生物就已经出现。而在更遥远的年代——450万年与之相比好似沧海一粟——迈入

有史可寻时期的人类就已经出现了,这是极有可能的,虽然有局限性。尽管这个情况与我们探讨的主题之间没多大关系,但我们还是要试着理解,人类作为环境改造者,在与同样经过极其漫长时光演化而成的灵长类远亲相伴而行时,有哪些独特的优势或弱点。实际上,我们今天认为人类肯定应具有的一切——包括人类的形体以及许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定型,并按照那种形态继续发展下去。换句话说,人类进化中的一些旁支已经被淘汰,而另一部分幸存下来。人类进化的关键一步,就是从灵长类动物各支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特的一支,继续演化。我们不妨这么看,当人类站在这个节骨眼上,即人类抵达“独立进化”的站头时,历史便开始了。我们可以预测,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找到人类自觉改造自然环境留下的首批确凿无疑的痕迹——这标志着人类已迈入改造自然的初级阶段。

地球本身是故事的根底。在动植物化石、各种地貌及地质断层中,存留下了世事变迁的痕迹,它们诉说着一出纵横古今、史诗一般的大戏。千万年以来,世界面貌历经沧桑,变得面目全非:地球表面曾出现过巨大的裂痕,自然之力却能将创口复合;海岸线也在不停地伸缩变化;在广袤的土地上,那些绝迹已久的植被也曾兴旺一时。许多动植物种群相继登上了演化舞台,繁衍兴旺,只是后来,大部分种群慢慢消失了。这些“戏剧化”事件几乎是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龟速上演着,有些持续了数百万年,进展最为迅速的,也要经历若干世纪。那些已消失的生物,即使在灭绝之前,也在不断演化,不过在我们看来,与生存于20世纪的蝴蝶——虽只拥有区区三周的生命,但也能体验季节的韵味——没有太大区别。地球在缓慢成长的过程中,为不同生物种群的繁衍提供了许多栖身之所,与此同时,生物进化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缓慢速度推进着。

气候好似一台最大功率的起搏器,掌控着自然界的变迁。约4000万年前,持续了很久的温暖气候期渐趋终结。我们重点关注的时期,也就是从这个距今非常久远的转折点开始算起。是时,恐龙恰蒙上苍眷顾,横行于世;南极洲与澳洲也就在这个时候分了家;世上也找不到一

丝冰原的踪影。不过,随着世界越变越冷,在新气候状况的影响下,生物的生存环境变得严酷起来。最终,恐龙走向了灭亡(也有人认为,大陨石撞击地球所产生的影响,才是恐龙灭绝的主因)。但有的物种,如一些哺乳动物,却能够适应新环境。距今2亿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哺乳动物的祖先就已经出现,只是体态较小些罢了。哺乳动物接过恐龙的班,成为地球主宰,或者说,在地球的许多地方,哺乳动物成为了霸主。这批物种在经历了一系列突变与自然选择之后,一路走来,进化为统治当今世界的哺乳动物——人类就是其中一员。

我们若对哺乳动物千百万年来的进化大势作一番概述,可以发现,天体运行周期很可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地球在围绕太阳运转的同时,自身位置也在发生变化,气候随之改变。气温起伏巨大,呈周期性变化。极端寒冷的气候肆虐地球时,世界不仅冷却下来,而且变得干燥贫瘠,一部分生物的进化脚步因此受阻。不过,在气候温和的日子里,有些地方环境适宜,恰好成为某些物种繁衍的乐园,并以此为基地,向新栖息地扩张。这个过程极为漫长。我们关注的只是其中离我们并不遥远(当然是以史前史的标准来看)的一小段时光——距今近400万年。随后而来的便是气候动荡的阶段,其变化速度之迅速、威力之巨大,胜于之前我们所了解的时期。各位读者可要注意了:“迅速”在这里是个相对的概念,所耗时日可能是成千上万年之久。相对说来,距今400万年之前的数百万年间的气候状况就要稳定许多,与距今400万年以来、气候变化如此迅速的时代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学者对“冰川时代”问题有过长期讨论。他们认为:冰川时代每次持续5到10万年之久,北半球大片地区(包括欧洲大部以及今天纽约以北的美洲地区)都银装素裹,冰层之厚有时可达一英里或更甚。约300万年前,上述“冰川时代”第一次出现。迄今为止,学者将冰川时代大致划分为17—19个(确切数目尚有争议)。随着最后一个冰川时代于1万年前结束,我们生活的这个温暖时代便接踵而至。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在各海洋与大陆找到冰川时代的遗迹,感受它的余威,并以此构建史前纪年的主线。通过了解冰川时代世界的外部情况,我们可以顺

着这些线索认识人类进化。

气候对史前时代生物的生存进化起到了极大影响,冰川时代不啻为一个突出的例子。不过,片面强调气候对生物的演化起到直接、关键的作用,就有失偏颇了。冰川时代的降临虽是缓慢、渐进的过程,但其势难挡,席卷全球,生灵涂炭,这点毋庸置疑。我们多数人就是生活在经数千世纪前冰雪冲击、净化后形成的世界里。冰雪消融后,有些地方会蒙受灾难——洪水肆虐,摧毁已适应恶劣极地严寒环境的生物的栖息地。但洪水也给了生命新机会。每次冰川时代过后,新物种便会在冰雪融化的地方蓬勃繁衍。冰川造成的直接影响并不局限在一些地区,甚至很有可能左右了全球生物的进化之路。冰川不仅决定了周边地区的冷热变化,而且对环境的影响还会波及千里之外;某种程度上,它对生物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譬如,生物向新环境迁移的可能性,随着大地的贫瘠与草原的扩展等变化而变化。特别对于那些能够直立、双脚行走的生物来说,更是如此。其中,有些生物属于人类进化史的一部分。而人类进化过程中最重要阶段的证据,据我们了解,都是在远离冰原的非洲发现的。

即便到了今天,气候依然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只要关注一下干旱引发的灾难便知分晓。这类气候效应影响着千百万人类,但它的影响力已不如缓慢改变世界外貌、左右史前时代食物供给那般重要。直到最近,气候依然决定着人类生活的地点和方式。技术因气候变得格外重要(现在仍然如此):很久以前,自从人类掌握了捕鱼生火之类的技能后,就能在许多新的环境中生存。在新环境里,人类大家族演化出了许多分支,他们又不断传承、发现、学习这些技能。人类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导致在获取食物方面产生差异,饮食逐渐变得多种多样,采集、狩猎等方式也变得五花八门起来。早在冰川时代之前的久远年代,甚至是在最终进化成为人类的生物出现之前的时代,气候就已经为后来人类的进化历程布置好了舞台。人类最终形成的遗传基因,是由气候通过选择而塑造的。

在深入研究不太充分的(但会逐渐丰富的)证据库之前,我们把视

线再往回看会更有益处。在 5 500 万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始祖哺乳动物分化成了两大支:一支是啮齿目动物,一直在地面上过活;另一支陆陆续续跑到树上发展。这样一来,两支哺乳动物争夺生存资源的压力都减轻了,我们知道,它们的后代一直存活到今天。我们把跑到树上的那支归为原猴亚目动物,即原始灵长类动物的祖先,人类就是原猴亚目动物的后裔。

说到“我们祖先”这个问题时,无论如何只能讲出个大概来,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意外。人类与原猴亚目动物之间相隔数百万代,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也还存在着许多盲点。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忽视已知最古老的、在树上生活的祖先。森林是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地方,只有遗传基因最能适应这种环境的物种,才能在接下来的进化之路上幸存。严酷的环境逼迫原猴亚目动物发展学习生存技巧的能力。那些能够应付意外、突发危险,具备适应黑暗环境、处理眼花缭乱的视觉影像、攀握残壁断枝能力的物种活了下来,它们的基因渐渐遗传下来。不具备这种适应环境能力的物种逐渐消失。得以幸存的佼佼者(从基因的角度看)有着长长的脚趾,后来又演化成手指,最终进化出对称的拇指。猿类的先驱已经朝着三维视觉的方向进化,减少了对嗅觉的依赖。

原猴亚目动物是不起眼的小生物。树鼯(Tree-shrews)^①存活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推测这种动物过去的样子。树鼯与猴子大不相同,与人类的差别更不用说了。不过,原猴亚目动物可能进化为人类的特征,千百万年以来一直在树鼯身上保留着。在那段岁月里,它们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为地理环境所左右。地理环境限制了不同种群之间的联系;有些种群遭到彻底隔离。这样一来,种群之间的差别就不断扩大。这种缓慢的变化可能是这样的:在大地母亲的“干预”下,生存环境变得碎化,形成了隔离地区。慢慢地,许多可辨认的现代哺乳动物的祖先出现了,原始猴类和猿类便位列其中——这大约是 3 500 万年前的事。

^① 树鼯体型类似松鼠,以虫类为主食,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中。现代生物学将之归于灵长目之下,认为是灵长类动物的始祖。——译者注

这批猴类和猿类的出现,象征着人类祖先在进化中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两类动物远比其祖先“心灵手巧”得多。在它们当中,开始演化出拥有不同体型与特殊技能的种群。对于它们的生理心理进化过程,我们知道的不是很清楚。同视力进步与立体视觉的进化一样,动手能力的增强似乎也影响到了心智的成长。也许,它们当中的一部分可以分辨不同颜色了。初始灵长类动物的大脑结构不仅已经相当复杂,远胜过它们的前辈,而且容积也变得更大。其中,有一支或几支的大脑发展到了相当复杂的程度,肢体力量也得到充分发展。大约在此时,它们跨越了一般动物对世界混沌感知的界限,对物质世界至少有了些许认知。无论发生在何时,这都是决定性的一步,它们能利用物质世界来掌控世界,而非对世界作出机械反应。

约3000万或2500万年前,气候变得干燥起来,森林面积缩小。生物为了日渐稀少的森林资源展开的争夺越发激烈。在树林与草原的交界处,环境恶劣,但又带来了机遇。一些灵长类动物无法在森林里生存,却能凭借先天的本领在大草原找到食物。它们适应了恶劣的环境,抓住了自然赐予的机遇。它们的体态动作很可能同人类有了些许相似,但更接近于大猩猩或黑猩猩。直立、靠双脚轻松移动,使背负重物——包括食物,成为可能。具备了这些能力,便能探索危机四伏的大草原,将资源带回较安全的巢穴。多数动物就地吃掉所找到的食物,人类的祖先却不这么做。灵活的上肢除了搬东西、搏斗外,还可以做别的事,这也意味着某种潜力。我们没法断定什么是最早的“工具”,但除了人类外,灵长类动物已经能拾起一些物体,握在手里,挥动以示威慑,或当作武器;抑或用作辅助工具,探寻可能的食物源。

8 对于进化的下一步,世人争议极大。我们将一瞥某种生物,它在生物学意义上,与人类、类人猿同属一科。相关证据虽零碎不全,但我们可以知道,约1600万至1500万年前,出现了一类非常成功的物种,它遍及欧亚非三洲。这很可能是种树居动物,据样本来看,体型肯定不会很大——估计重约40磅。遗憾的是,这样的证据还是太孤立了。对它的直系祖先和后代,我们一无所知。灵长类动物的进化来到了岔路口,

发生了分道扬镳的情况：一支演化成大猩猩或黑猩猩，另一支变成了人类。分化之前的那一支就叫做“人科动物”(hominid)。不过，最早的人科动物化石(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年代，只能追溯到约 500 万至 450 万年前。这就留下了 1000 万年的进化空白。在那段时间里，地质地理变迁巨大，出现在灵长类动物身上的许多进化新形态必定受此左右。

现存最早的人科动物化石所代表的物种，或许就是小型人科动物的祖先，在经历了地质剧变期后，终于在东非及东南非的广大区域现身。它们归属的科目，现在称为南方古猿属(*Australopithecus*)。其现存最早的化石碎片，经鉴定，距今 400 多万年之久。1998 年，有人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附近，发现了最古老的完整头骨以及一副几近完整的骨架，很可能比前面提到的化石碎片“年轻”至少 50 万年。它与早先(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最完整南方古猿样本“露西”(Lucy)所处时代，相差无几(考虑到时间跨度的宽广，史前纪年可取近似值)。在更远的肯尼亚和德兰士瓦(Transvaal)，发现了另属“更新纪灵长动物”(australopithecines, 通行的叫法)生物的证据，其年代可追溯至这之后 200 万年当中的某些时期，这些发现对考古学研究震动极大。这些更新纪灵长动物的发现，推动了对人类起源探寻的深入：从 1970 年起，人们可以把人类起源限定在约 300 万年前。问题却依然疑云重重，争论不休。若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祖先，那么，它极可能就是南方古猿中的一种。我们知道，它和南方古猿属有着联系，换个更合适的说法，应当称其为某些物种的“同代人”：它一出现，就同猿类、类人猿以及其他具有人类特征的生物搅在一起，很难分清，情况十分复杂。疑问越来越多，可以说变得更难以解答。对此，还没有一清二楚的答案，有待世人继续探索。

我们手头虽有很多南方古猿属动物的证据，却不能忽视其他同时代的更新纪灵长动物。有些更接近人类。这类动物被命名为人属(*Homo*)。毋庸置疑，它们与南方古猿有联系，约 200 万年前，分别出现在非洲的几个地方，是首批与南方古猿区别极为明显的人属动物。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9 然而,其中一支的残骸经放射性方法断代,年代却还要更早约 150 万年。最令人费解的是,在肯尼亚北部的鲁道夫湖(Rudolf)附近,发现了一种更大的人科动物的遗骸。依照遗骸收录在肯尼亚博物馆目录里的编号,它被非正式地叫作“1470 号人”,有 5 英尺高,脑容量是现代黑猩猩的 2 倍。

对于这些我们掌握的零散证据(在时间表上留下了约 200 万年人科动物活动的年代),有些地方连专家也争执不下,恐怕还会继续争论下去。所以,我们外行人对此不必太过教条。不过,有一点再清楚不过了:那些在人类身上观察到的特征,早在超过 200 万年前的久远年代就已经有了。对此我们有十足的把握。我们知道,拿更新纪灵长动物来说,体型虽比现代人类小,但腿骨和脚比起猿类来,更接近人类。它们能直立行走、奔跑、长途负重,猿类无法企及。它们的手有人类特征:指甲平扁。这些都属于很早以前人类体格进化之路上的几个阶段,虽说我们人类的直系祖先是来自人科动物谱系上的另外支系。

我们还是把最早的工具残片,归于人属(*Homo*)早期成员(有时称作能人,*Homo habilis*)之手。使用工具虽不局限在人类之中,不过,制造工具作为人类的一大特征已深入人心。制造工具是生物向环境求生、获得成功的非凡一步。已知最古老的工具(约有 250 万年的历史)是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石质、用鹅卵石敲打开锋、做工粗糙。人属生物似乎经常有目的地携带鹅卵石,也许是有选择地将之带到预定地点。有意识的工具制造从此开始。此后,同一类型的简易鹅卵石制石刀遍布史前时期的旧世界,约 100 万年前,在约旦河谷就在使用这种工具。后来在非洲,便涌现出史前人类及其先祖,并留下了最大个体躯干的证据。对这类生物的分布及其文化的了解,大都由此而来。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维峡谷(Olduvai Gorge)遗址,有最古老、可辨认的建筑遗迹:一座石头搭成的围墙可追溯回 190 万年前;证据显示,里面的居民吃肉。从骨头粉碎的情况看,这是此地居民为了品尝骨髓脑子、吃到生肉所致。

奥杜维峡谷遗址引发了世人的大胆推想。将石头和肉带到特定场

所的行为再加上其他证据,表明:早期人属生物的幼儿,多半不能像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后代那样,紧跟着母亲踏上漫长的觅食之旅。这也许就是人类建立营地这一习惯的最早遗迹。在灵长类动物中,只有人类会建造妇幼常住的场所,男人外出觅食,带回来给妻儿享用。这样的基地也暗示着:在经济任务方面的性别分化,已经能隐约看出个大概了。这甚至意味着人属生物在一定程度上能预见未来,进行计划:不会为贪图一时的口腹之欲,就地将食物大快朵颐,而是留作满足家庭在别处消耗之用。打猎与吃腐肉(已确定更新纪灵长动物就这么做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人属生物是否打猎,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不过,在奥杜维峡谷遗址早期,其中的居民就开始食用大型动物的肉了。

这类证据虽振奋人心,但只能提供一些微小的、毫无关联的真相。我们不能根据这点东西推断,东非遗址一定就是提供庇护、孕育人类出现的典型。我们之所以能对它们有所了解,只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环境有利于早期人科动物遗骸的保留,以至于有后来的发现。尽管证据有所指向,但我们不能确信这些人科动物中的任何一支就是人类的直系祖先;它们都只是人类出现的前兆。只能这么说,这些生物在创造力方面展现了卓越的进化能力,这一点能和人类搭上关系;它们的出现意味着诸如猿—人(或人—猿)分类法的不合时宜。另外,现在少有学者能斩钉截铁地脱口而出:我们不是能人(或已确认的最先使用工具的人种)的直系后代。

很好理解,营地的出现让生物生存变得较为容易起来,让它们有可能从疾病、意外造成的危险中休息、复原。这样,就稍稍回避了物竞天择的进化过程。我们再结合人属生物其他特点来看的话,也许就能解释这些人属生物的代表,如何能在接下来的约百万年时光里、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美洲、澳洲除外,留下痕迹。但是,我们无法确知,这是由同一支生物散布开来,还是相近的生物在不同地点进化。世人相信,是起源于东非的移民把工具制造带到了亚洲和印度(也许还有欧洲)。这批人科动物能在这么多不同地点站住脚跟、存活下来,必定具备高超的能力,能适应变化中的环境。不过,我们还是不晓得它们行为的奥